

官板

續資治通鑑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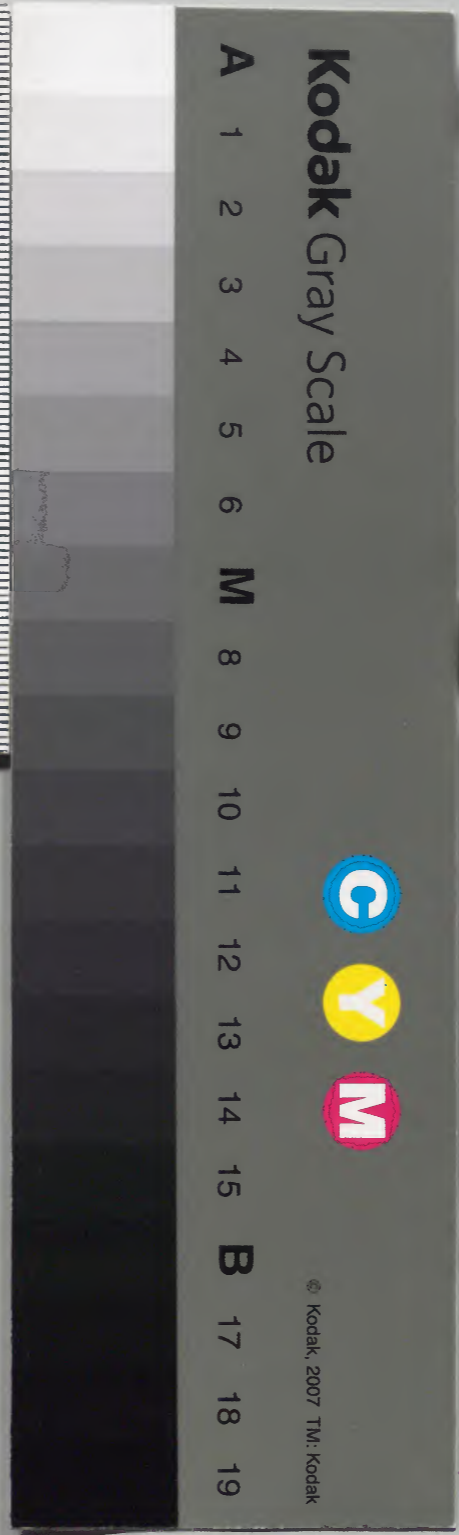
二十四

官板見本

四	漢書門
九	〇
一	三
六	架
九	函
二	號
七	類

三	庫文閣內
八	〇
四	漢
函	〇
二	一
七	書
七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漢	4013
冊數	27	(24)
函號	284	11



官版見本

淺草文庫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四

起乙未元成宗元貞元年 凡十七年 盡辛亥元武宗至大四年

未乙 成宗皇帝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為湖

廣平章政事

辰澧地接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由役使
禦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宋怵皆廢
國傑悉復其制又視盜出沒之地置戍三十
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
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
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其功臺臣言

通鑑綱目 卷三十四 元成宗元貞元年 續編

國傑在軍中每傾家貲一賞賚將士帝命估償之一

二月帝如上都○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致仕

上以其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初世祖嘗問夢炎葉李優劣於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邪夢炎為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

三月安南入貢○地震○夏四月廣京師賑糶

米肆

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三十肆發米七萬餘石糶之其肆每年增糶多至四十萬石行之既久多為強豪巧取乃令有司籍貧民戶數驗口給之減賑糶之直三分之一每歲亦不下二十餘萬石

本成化
本作後

閏月蘭州河清

上下三百餘里凡三日

釐正選法

元成宗元貞元年 續編

省臣言阿合馬桑哥怙勢賣官不別賢否選法大壞乃詔麥朮督丁與何榮祖等釐正之

五月陞江南諸縣為州

以戶為差戶四萬五萬者為下州五萬至十萬為中州凡為中州二十八下州十五又以戶不及額降連州路為州

六月陝西旱饑

行省右丞許辰議發廩賑乏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辰曰民為邦本今饑餒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在之遂發粟賑貸命亦尋下

秋九月帝還大都○冬十一月玉昔帖木兒卒

○十二月立皇后伯岳吾氏

丙申二年春正月詔諸王公主駙馬母輒罪官吏

時諸王小薛等部曲率恣橫擾民駙馬蠻子台私殺有罪有司官吏輒被號召至是詔令非奉旨毋輒加罪

二月以不忽木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

段貞為平章政事

段康熙
本作段
同

不忽木以與同列多異議久稱疾不出帝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何如不忽木曰貞實勝臣乃拜不忽木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為之臣不敢當制去重字而以貞代為平章政事

三月帝如上都○夏六月頒官吏受賕條格

凡十三等南臺御史大夫阿瓦老丁言立法貴於輕重得宜使民不至易犯今所降條格除在法外其不在法者自二十兩以下罪與受一分者同科似輕重少偏

秋八月立捕盜賞格

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時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誘之天時宜且勿論如軍旅不息工役薦興厚斂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係累暮即行劫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既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括江南隱蔽田

凡伯顏阿木阿里海涯等下江南所據田及權豪隱蔽者悉括之令輸租

冬十月贛州兵起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選擊平

之

贛州民劉六十聚眾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縮賊勢益盛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不百里命將按分兵守地悉置激亂之人於法復誅奸民之為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數日六十就擒餘眾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

畧不及破賊事一時稱其不伐

丁酉 大德元年春正月以也先帖木兒為平章政

事 帝如上都 太后幸五臺山

初為太后建寺於五臺山至是成太后將臨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宇工役俱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五盛夏禾稼方茂民食所仰騎從經過不無蹂躪一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

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為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為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彧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建寺，帝大怒，敕完澤不忽木鞫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

萬成化
本作百

言之。帝沈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初，司程陸信等董建寺之役，驅迫民夫數千，冒險入山谷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河東廉訪使王忱乘太后幸五臺，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為減其役，仍賜恤死者之家。

夏四月朔日食 ○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

先是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水視田

韃成化
本作強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非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疆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汎溢。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為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祆星出奎。○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欽察都

指揮使牀兀兒攻破八鄰之地。還擊海都軍敗

走之。

八鄰之地。時為海都所據。牀兀兒帥師踰金山。進攻之。其將帖良臺阻荅魯忽河。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牀兀兒奮師馳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海都援將孛伯遇。牀兀兒麾軍渡河。蹙之。孛伯敗走。僅以身免。

以吳元珪為吏部尚書。

時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自視事。請謁悉皆謝絕。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元成宗大德元年

七

續編

禁諸王駙馬奪民田

仍禁民間以公私土田呈獻及受其獻者

戊戌二年春正月增太廟牲用馬

從月赤察兒請也凡舉大祭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饌復與籩豆俱設將奠牲盤酌馬湏則蒙古太祝升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齊品物致其祝語列室皆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于櫛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國俗行事尤所重也

二月以張九思梁德珪並為平章政事

初太子真金卒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時為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者奈何罷之尋進拜中書左丞德珪一名梁諳都刺世祖時參知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師地震世祖怪州郡報囚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悟為赦中外逋負尋拜右丞

罷中外土木之役

先是中書省臣屢言諸王藩戚賜與繁重向之所儲散之殆盡至是遂諭省臣會計天下

財帛歲入及賜與營建歲費之數丞相完澤言歲入之數不償所費又豫於至元鈔本借二十萬錠因以節用爲請帝爲罷中外土木之役

帝如上都○開鐵幡竿渠

時欲開鐵幡竿渠召郭守敬至上都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爾

三月以兩淮閒田給蒙古軍○夏五月以何榮

祖爲平章政事○六月徵湖廣夏稅

初阿里海涯下湖廣罷宋夏稅用內郡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是夏稅增鈔五萬餘錠至是宣慰張國紀復請科夏稅與門攤併徵湖湘重罹其害御史臺以爲言詔趣罷之尋復改門攤爲夏稅而併徵之每戶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江西爲差重云

秋七月大雨河決

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那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

九十
六所

是成化
本作視

召高麗王諲入朝

高麗王_王距既傳國於其子諲有言諲僭設司空司徒等官而又擅殺其臣金呂中書請詔諲入朝因留不遣復以距為高麗王

江西江浙水○九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定

歲課三十取一○命廉訪司歲舉廉幹者各二

人○彗星見

出子孫星下

駙馬高唐王闊里吉思勒兵備邊遇寇敗沒

是歲秋諸王將帥共議備邊事咸曰敵往歲不冬出且可休兵于境闊里吉思獨嚴兵待之冬敵果大至闊里吉思三戰三克乘勝逐非馬躡為敵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闊里吉思毅然曰我天子婿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不屈死焉

三年春正月遣使問民疾苦

省臣以天變屢見請依故事引咎避位上曰此漢人所說豈可一一盡從邪卿但當擇賢者任之爾時翰林學士闞復亦因星變上書陳數事且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

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江南公中之貴田租太重宜減以貸貧民多采用之

以哈刺哈孫為左丞相

帝問閻復曰中書左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可任者復以哈刺哈孫對遂由江浙左丞相召入用之

二月帝如上都○遣僧一山使日本

江浙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復勸帝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往使而日本竟不至

命何榮祖等更定律令

帝諭榮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書成上之且言臣所擇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

夏五月復立征東行省

高麗王昨既復爵既而使臣自其國還者言昨不能服其衆乃復立征東行省以福建都元帥濶里吉思為平章政事共理之

秋七月放江南僧寺佃戶五十萬為編民

簡成化
本康熙
本檢

江南編民五十餘萬悉為楊璉真加冒入寺籍為佃戶至是因省臣言簡放之

八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

太史言是日巳時當日食二分有奇至期不食眾懼保章正齊履謙曰當食不食在古有之矧巳時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食遂考唐開元以來當食不食凡十事以聞

九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以阿魯渾薩里為

平章政事

帝初撫軍北邊數召阿魯渾薩里不往世祖遣奉皇太子寶僅一至及即位語之曰朕在

潛邸誰不願侍朕者惟卿數召不往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真全材也命復入中書阿魯渾薩里父別名萬全故以全為氏云

命兄子海山鎮漠北

海山帝兄答刺麻八剌之長子帝以寧遠王濶濶出總兵北邊怠于備禦命海山即軍中代之

省民出公田租

時公田為民害而荆湖尤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

元成宗大德三年

三

續編

早不免荆湖宣慰使立智理威上民所不便
十餘事於朝而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
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
始給以俸民力少蘇焉

庚子 四年春二月朔日食○皇太后弘吉刺氏崩

后有賢德事昭睿順聖皇后執婦道甚謹及
尊為太后置徽政院長其財賦院官有受獻
浙西田七百頃者籍於位下后曰我寡居婦
人衣食自有餘况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曷
敢私之即命盡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
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也崩謚徽仁
裕聖
皇后

三月帝如上都○夏四月以不蘭奚為平章政

事○五月緬阿散哥也弒其王的立普哇拿阿

廸提牙遣雲南平章政事薛超兀兒等發兵討

之

初緬人僧哥倫作亂緬王執其兄阿散哥也
尋釋之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於豕牢因
弒之王次子奔翹京師詔遣薛超
兀兒等率行省兵二千人討之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不忽木卒

兵下成
化本有
萬字

賜欽察
照本作
缺時

初世祖每聞不忽木之言必嘆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白壁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不忽木雖歷顯要而家素貧卒無以葬賜鈔賻之贈魯國公謚文貞

秋八月更定蔭叙格

正一品子叙正五從五品子叙從九餘以是為差蒙古色目人特優一級

閏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

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

完澤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刺哈孫曰山嶺小夷遠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厯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刺帶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寘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麾之出

辛丑五年春正月罷征東行省

先是征東行省平章闊里吉思言高麗王擅署官府及僭用天子禮儀器物况官冗民稀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帝遣刑部尚書王泰亨等往釐正之既而王距言

設行省監制其國不便帝亦以濶里吉思不能和輯高麗遂罷行省徵之還

夏五月劉深兵次順元蠻酋宋隆濟等連兵反

劉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烟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而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脅求水西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給其眾曰官軍徵發汝等將悉剪髮黥面為兵眾惑之隆濟遂連蛇節率苗獠諸蠻攻破楊黃諸寨進攻貴州知府張懷德力戰敗死遂圍深窮谷中梁王闊闊兵救之賊眾稍却

土康照本作王

秋七月詔薛超兀兒移兵伐金齒諸蠻

時征緬師還為金齒所遮士多戰死金齒地連八百媳婦諸蠻相効不輸稅賦賊殺官吏詔遣薛超兀兒等移征緬兵討之

八月彗出井入紫微垣○海都復大舉入寇海

山大破之海都走死

海都與篤哇諸部大舉入寇海山躬督牀兀兒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失射篤哇中膝號哭遁去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死

九月誅高慶察罕不花免薛超兀兒爲庶人

薛超兀兒等兵攻阿散哥也不克引還言賊降在旦夕慶等受其賂首倡爲還計是以無功詔遣官鞠之得薛超兀兒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察罕不花薛超兀兒等遇赦削奪官爵爲庶人一

禁酒

時以歲凶禁酒仍弛山澤之禁聽民漁獵

冬十月益海運糧

以畿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爲百二十萬石

帝還大都○十一月遣劉國傑率師討宋隆濟

及蛇節

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刺哈孫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劉國傑及楊賽因不花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別敕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壬寅六年春正月免朱清張瑄官尋誅之

二人父子致位顯要宗戚皆累大官田園館舍徧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中廩藏倉庾相

望車馬填塞門巷僕從佩金虎符為萬戶千
 戶者累數十人江南僧石祖進撫其不法事
 上聞時中書亦言二人屢致人言宜罷其官
 詔御史臺鞠之既而伏誅尋籍其家禁錮其
 親屬流其妻子遠方其妻子被逮時以金珠
 賂江浙平章脫脫所蔽其罪脫脫以聞帝喜
 曰脫脫我家老臣子孫其志固宜與眾
 人殊也賜內帑黃金五十兩以旌之

劉深引兵還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伐

西南夷不報

宋隆濟累攻圍貴州不解深等糧盡道梗不
 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眾邀之輜重委棄士

卒殺傷殆盡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
 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為利
 不取不足以為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
 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
 既不能制亂反為亂眾所制食盡計窮倉皇
 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
 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
 北大發運糧丁夫眾至二十餘萬况當農時
 驅此愁苦之人往迴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
 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
 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
 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眾亦難施為
 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
 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

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
 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
 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
 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中一旦之
 勝負也為今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
 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
 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
 定而行彼諸蠻皆鳥合之眾必無久能同心
 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
 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
 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
 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
 舍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
 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遂謝病去

詔收富民護持璽書

帝語臺臣曰聞江南富民侵占民田致貧者
 流徙卿等亦聞之否對曰富民多乞護持璽
 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宜
 悉追收為便命即行之母越三日

二月帝有疾○三月赦○西南夷俱叛遣陝西

行省平章政事也速解兒等討平之免劉深等

官

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
 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為辭乘釁起兵

攻掠州縣焚燒堡寨遣也速解兒等將兵會
劉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
也速解兒等率師分
道並進次第平之

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太廟寢殿災○六月

朔日食

太史院失於推
策詔議其罪

秋九月龍興民訛言括童男女

至有殺其子者命捕為
首者三人誅之始息

冬十月帝還大都

癸卯七年春二月以阿老瓦丁木八刺沙並為平

章政事○汰諸司冗員

定中書省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
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為八府

三月遣使巡行天下

罷賍汚官吏萬八千四百七十三
人審免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劉國傑敗宋隆濟及蛇節於墨特川擒斬之

初國傑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佯走賊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趣之賊大敗既而餘寇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楊賽因不花分兵先進大軍繼之賊兵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算遂破之於墨特川擒斬蛇節隆濟遁去尋為兄子宋阿重執之來獻詔斬之餘黨相繼平

復以鐵哥為平章政事

初鐵哥乞解機務詔仍以平章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鐵哥諳之凡賜予諸王禮節悉命掌行至是復以為平章政事

完澤及伯顏等俱坐贓伯顏等免官完澤釋不

問

初朱清張瑄徧以金玉結貴近無不受其賂者事敗監察御史杜肯構等言完澤等與人交通宜罪之詔伯顏迷兒火者梁德珪入都馬辛等謫戍遠邊段真阿魯渾薩里等罷職不叙俱籍其家惟完澤不報既而御史及樞密院臣復言中丞董士選亦嘗貸二家鈔為非義帝曰既云稱貸不必問也

誅劉深罷雲南分省

玉康熙
本作帛
構成化
本作構
改成化
本作段

時有司會赦議釋深罪哈刺哈孫曰徼名首
戮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
誅之

帝如上都○蘭谿處士金履祥卒

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二人蓋
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亾遂絕意進取屏居金
華山中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
事不本於經舛謬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
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他如論孟大學諸
經傳及禮樂書各有注疏授其門人許謙以
傳當時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
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

如成化
本作於

克康熙
本作克

並克於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
因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謚文安

夏閏五月朔日食○右丞相完澤卒○六月遣

蒙古軍戍瓜沙二州

御史言瓜沙二州為邊鎮重地今大軍乃屯
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
人分鎮二州險隘兼
立屯田以供軍從之

乃成也
本作內

秋七月篤哇遣使乞降

篤哇既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謀遣使請命
使至月赤察兒會諸王將帥議曰篤哇乞降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事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馬兀合刺往報之。既遣，始以聞。帝嘉之，詔慎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兩浙大饑

平江等十五路，霖雨害稼，詔發粟賑民。一月，仍減直鬻米三十萬石，協濟之。時台州諸路旱饑尤甚，行省檄浙東元帥脫歡察兒賑之。脫歡察兒殘虐不恤，治中陳孚訴于巡撫使，亟發廩民之殍者已十六七。

以哈刺哈孫爲右丞相，阿忽合爲左丞相。○八

月地震

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爲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不寧。拜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爲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專政，故履謙言及之，而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爲時政之弊。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每以不得一見帝言，鬱鬱不自釋，尋復謝病歸。

九月帝還大都○復以木八剌沙為平章政事

○遣翰林直學士王約使高麗徵其臣吳祈入

朝尋流之西安

距既復位厚歛淫刑國人羣愬于朝因得其國相吳祈專權離間王父子狀詔遣約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為汝家國地邪距泣謝罪且請子諫還國奸人黨與悉從約治遂徵祈赴闕鞫之流安西

冬十月詔互遷行省官之久任者

時諸道奉使言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隸編民聯姻殊為害政詔互遷之

十二月彗出紫微垣○詔蒙古軍居山東河南

者免戍甘肅

簽樞密院千奴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戍甘肅動涉萬里每行必鬻田產甚或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困苦日甚今邊郵無事而虛殫兵力誠為非計乞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者令有司為贖其田產妻子從之

詔翰林太史院官勿致仕

時詔內外官七十者並聽致仕獨郭守敬以先朝舊德朝政多諮之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許致仕著為令

甲辰 八年春正月地震

平陽尤甚民居摧毀皇后召平章政事愛薛問曰災異如此殆下民所致邪愛薛曰天地示警民何與哉

二月帝如上都 ○增置國子生

初增蒙古生百員至是增置二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孫克之尋復分教於上都

夏五月朔日食 ○秋九月帝還大都 ○復伯顏等官以阿里為平章政事

構成化 本作構

御史杜肯構等言伯顏等樹黨受賕謫戍遠方道路相慶方經數月遽聞召復相位又與原鞫之人列坐朝堂天下之人目伯顏梁德珪八都馬辛為三凶三凶不誅無以謝天下又况迷兒火者阿里等與之同惡相濟濁亂朝綱是以比年災異屢見雖朝廷存恤之詔累頒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其殃乞將羣凶或斥或誅明正其罪御史中丞何通亦以為言前後章數十上皆不報

冬十月立海山為懷寧王

乙巳九年春二月建天壽萬寧寺

寺中塑秘密佛形象醜怪皇后幸寺見之惡焉以帕障其面而過尋敕毀之

三月帝如上都○隕霜殺桑

般陽益都河間諸路凡殺桑二百四十一萬七十餘本

夏四月大同地震

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

始定郊祀禮

元初代有拜天之禮然皆徇用國俗郊祀之事自平金宋後猶未舉行至是哈刺哈孫等

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國之大事也陛下雖

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歲時遣官攝行之制下翰林集賢太常及中書議之以為周禮

冬至圓丘禮天夏至方丘禮地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

祭訖無定議然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

方丘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作壇壝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宜去其一

續編

續編

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藁鞮以祀天漢唐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修嚴非草創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省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為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

六月立子德壽為皇太子○秋七月命兄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居懷州

答刺麻八刺次子海山母弟也

以段貞八都馬辛並為平章政事○八月給曲

段成化
本作段

阜林廟灑掃戶

十項供歲祀

賈胡獻寶珠

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酌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錠之不為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

曰一人舍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曰此所謂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九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太子德壽卒

丙午十年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

隸康熙
本作錄
推成化
本作惟

汰其民歸州縣各寺田悉令輸租初南臺御史言江南寺觀田畝歷年詔免租賦上虧公額下侵民利其所隸民戶或罹饑窘為其徒者坐視不卹乞於秋成之時驗其頃畝減半徵之以備凶歲推賑其民庶幾利害稍均不加費於官府也從之

閏月以徹里阿散並為平章政事○二月帝如

上都○夏五月遣高麗王諤還國復置征東行

省

高麗王昀既卒遂遣諤還仍置行省鎮撫之諤尋更名章

秋八月開城地震

先是晉寧冀寧及諸郡地數震至是開城又大震壞王宮及官民廬舍壓死五千餘人

冬十一月帝還大都十二月有疾

丁未十一年春正月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

帖木兒入朝○帝崩

廟號成宗國語稱曰完澤篤皇帝史臣曰帝承天下混一之後善於守成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闈外則委於大臣其所以不至廢墜者則以去世祖未遠成憲具在上故也

左丞相阿忽台等謀奉皇后臨朝以安西王攝政右丞相哈剌哈孫遣使迎懷寧王海山於漠

北及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

后以下已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而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赤八都馬辛伯顏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陰左右之謀斷海山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忽台以祔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之太常卿田忠良博士張昇曰制祔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而御史中丞何瑋亦執不可阿忽台變色曰制自天降邪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瑋曰死畏不義爾苟死於義何畏議遂寢時右丞相哈剌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



旨日數至皆不聽眾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適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刺哈孫令急還報復遣使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于懷州

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至自懷州誅阿忽台等

執阿難答歸於上都

哈刺哈孫使至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疑未行其傅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廷以安人心愛育黎拔力八達乃奉其母還大都先遣孟趨哈刺哈孫覘之適后使問疾哈刺哈孫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眾謂孟

醫也竟不疑既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曰

當以卜決之孟召卜者謂曰大事待汝而決第云其吉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是為

大同愛育黎拔力八達喜振袖而起眾翼之上馬諸臣皆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

西之黨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偽賀其生辰因以舉事者哈刺哈孫

許之夜遣人啓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愛育

黎拔力八達復遣都萬戶囊加歹詣諸王禿刺定計囊加歹力贊之乃先二日率衛士入

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并諸王明里帖木兒執之械送上都收阿忽台八都

勿成化
本康熙
本作弗

馬辛賽典赤伯顏等誅之。諸王闊闊牙忽都
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
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惡人潛結宮壺，亂
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神器邪？懷
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非迎之
矣。遂自監國，與哈刺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
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
群小多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
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
冒大任，固辭勿許，遂逃去，不知所之。

夏五月，懷寧王海山至上都，廢皇后伯岳吾氏。
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

木兒遜即位大赦

初，海山聞帝崩，自按台山至和林，諸王勲戚
合辭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親畢
會議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平內難，其母弘
吉刺妃惑於日者言，欲海山讓位於愛育黎
拔力八達。海山聞之，語康里脫脫曰：我捍邊
陲十年，又胤次居長，星命之言，茫昧難信。設
我即位後，所行止令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
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
乘祖宗之託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
他日或治其罪，故為是奸謀。爾汝為我往察
事機，疾歸報我。乃親率大軍，由西道，諸王按
灰由中道，牀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

而遲迴不進脫脫馳至大都入道海山言妃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為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愛今貪慙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為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為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海山不至復遣阿沙不花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太弟監國與諸王群臣推戴之意至是脫脫繼往行至中道海山輿中望見之趨使同載脫脫備述妃言海山大感悟即以阿沙不花為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侍其母來會于上都海山遂即位

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弘吉刺氏為皇太后

○加哈刺哈孫朶兒朶海並太傅阿沙不花太尉○以塔刺海為左丞相牀兀兒乞台普濟明里不花並平章政事○六月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詔定祔廟之次

哈刺哈孫等言與翰林太常議皇考大行皇帝母兄也二帝神主依兄弟之次祔廟為宜擬謚皇考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大行皇帝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升祔太廟太祖居中睿宗西第一世祖第二裕宗第三順宗東第一成宗第二先元妃弘吉刺氏宜

通鑑綱目 卷三十四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 續編

也康熙
本作已

謚貞慈靜懿皇后。祔成宗廟。制可。○胡粹中曰：睿宗裕宗順宗皆未嘗居天子之位。但當祔食於其所出之帝。而各為立廟也。非禮矣。况成宗為君時。順宗為之臣。豈有依次升祔而躋順宗於成宗之上者乎。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哈刺哈孫何瑋諸臣。何能逃其責乎。

以牀兀兒不蘭奚並為平章政事。○秋七月封

秃刺為越王。左遷右丞相哈刺哈孫為和林左

丞相。以月赤察兒為和林右丞相。進爵淇陽王。

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忽台有勇力。人莫能近。秃刺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刺哈孫力

爭。以為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秃刺疏屬。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秃刺因譖于帝曰：安西謀于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由是罷為和林行省左丞相。仍太傅。復錄軍國重事。哈刺哈孫至鎮。斬為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貸降民。奏出鈔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鱉為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又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非邊大治。

以塔刺海為右丞相。塔思不花為左丞相。塔失

海牙教化法忽魯丁別不花並平章政事○制

加孔子號曰大成

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為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以都指揮使馬謀沙及伶官沙的等並為平章

政事

謀沙以角觝屢勝遙授平章政事沙的等授平章仍領玉宸樂院使未幾樂工有犯法者刑部逮之沙的等以玉宸與刑部秩皆三品官皆榮祿大夫留不遣中書以聞帝曰凡諸司視其資級授之散官不可超越其閑冗職名官高者宜遵舊制降之

八月停內降旨選官

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乞勿與又外任官多帶相銜非制御史臺臣亦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比有應入常調者或未

續編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

任成化
本康熙
本作仕

入任及已嘗廢黜者亦復請自內降已嘗奉
詔禁革之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臣等竊謂
中書政務他人輒得于請如此責效實難自
今銓選錢穀之事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
從之

賜諸王孝經

中書右丞李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詔
曰此孔子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
刻板模印諸王
以下咸賜之

以塔海為平章政事○九月帝至自上都○冬

十月命皇太子領中書令

省臣言初置中書省時裕宗為皇太子嘗至
省署敕行中書令事後桑哥遷立尚書省不
四載而罷今復建中書于舊省乞徙中
書令位請皇太子入省一蒞之制可

十二月山東饑

遣禮部尚書吳鼎往賑之時議發米四萬石
不給則以鈔折之鼎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
請于朝易
米以行

徵處士蕭顛為太子右諭德

通鑑綱目 卷三十四
對陝西奉元人初出爲府史語當道不合卽引退力學三十年不求進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爲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謚貞敏

戊申 **武宗皇帝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沙不花爲

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

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麪菓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什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請復入中書旣又賜爵康國公

兩浙饑

民饑者四十六萬戶死者甚衆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時浙東宣

通鑑綱目 卷三十四 元武宗至大元年 續編

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之令歛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于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西僧毆上都留守李壁釋不問

西番僧之在上都者彊市民薪民訴于壁壁方詢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府隔索引壁髮捽諸地捶朴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刺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

旨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

三月建興聖宮

為皇太后所居

帝如上都○以脫脫木兒為平章政事○夏四月

罷征東行省

高麗王章奏言陛下令臣還國復設行省國中比歲饑饉又以數百人仰食其土則民益不勝其困帝從其請罷之

六月隴西雲南地大震○加宦者李邦寧大司

徒兼左丞相

邦寧在宋為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為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闕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秋七月皇子和世球請括河南田詔止之

和世球請立總管府括河南歸德汝寧瀕河荒地歲收其租中書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近有赤馬罕者妄稱省中委之括地以有主之田指為荒地所至騷動被害之民相率來愬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妄以其地獻于皇子且河南連歲凶荒脫從所請為害非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築呼鷹臺于澠州

初改鷹坊為仁虞院秩正二品命右丞相脫脫等為院使領其事至是築呼鷹臺于澠州澤中

答成化
本作塔

以答思不花為右丞相乞台普濟為左丞相

詔內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諸王公主駙馬
毋沮撓之近侍官屬及內外諸司事非由中
書議者毋
隔越奏聞

八月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採草根樹皮為食而河南山東有父
食其子者詔凡遣使賑貸之處差稅並蠲除
之既而省臣言夏秋之間鞏昌地震歸德暴
風濟寧泰安真定大水民居蕩析江浙饑荒
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籍父鬻其子夫離
其妻哭聲震野所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猥

班成化
本康熙
本作班

當大任以致政事乖違陰陽失序願退位以
避賢路帝曰災害事有由來非爾等所致也
但當慎
所行爾

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以西僧教瓦斑為翰

林學士承旨○十一月省臣請汰冗官節財用

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
邇者諸司遞陞一級一司多至二三十員事
不改舊而官日增乞如大德十年員數冗濫
悉汰之又今中都築城大都建寺及為諸貴
近營造私第軍民困斃廩藏空虛而用度日
廣每賜一人動至鉅萬恐至不繼宜暫節縮

况百司之事每於中書有干預者乞申禁之
帝曰嘗令諸人毋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
朕忽忘持內降文記至
中書者其執之以來

禁賈人乘驛

時有進沉檀異木可構宮室者敕江浙行省
驛致之中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
馬名奉敕求珍異乃或以一豹上獻亦要回
賜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昇之商賈
誠非所宜既又言江浙諸驛半歲之間使人
過者千二百有餘桑兀寶合丁等進獅豹鴉
鶻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
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

冊成化
本康熙
本作冊

以乞台普濟爲右丞相脫脫左丞相○覈天下

屯田

中書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處由所用非
人多致廢弛除四州甘州應昌雲南爲地遠
遠餘當選習農務者往覈其
可興者興可廢者廢詔從之

閏月大傅哈刺哈孫卒

謚忠
獻

詔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以赤因帖木兒爲

平章政事○月赤察兒進攻察八兒諸部漠北
悉平

以康熙
本作已

月赤察兒言察八兒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
悛心儻諸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篤哇之
子款徹及處諸部來歸者于金山之陽遣軍
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以擣其腹心矣帝稱
善趣進軍攻之察八兒等果欲奔南察八兒
款徹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由是
左遷敬儼為兩淮轉運使

時儼為江南治書侍御史以議立尚書省不
便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為

轉運使欲陷之儼至黜貪理敝課復增羨至
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筴欲以所增
羨為歲入常額儼以民罷已甚以
羨為額病民以為已不可遂止

己酉二年春正月越王禿剌有罪賜死

禿剌居常怏怏有怨望意去年秋帝幸涼亭
將御舟禿剌前止之言涉不遜帝由是銜之
及宴萬歲山禿剌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謂
帝曰爾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其有異志命省
臣鞫之辭
服遂誅之

始親享太廟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以受尊號告謝太廟為親享之始

追還內降璽書

丞相塔思不花等言朝廷璽書不由中書徑令翰林頒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土田戶口錢穀銓選獄訟害民妨政之事請悉追奪後凡不由中書者乞勿與之制可

帝如上都

御史言京師之內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饑狂愚易惑今乘輿行幸乞命丞相一人留守

京師著為令從之

夏六月復徵僧道賦稅

從省臣言也

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丘○八月復置尚書

省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虎脫為左丞相三寶奴樂實為平章政事保八為右丞忙哥鐵木兒為左丞王巖參知政事

初帝從脫虎脫教化法忽魯丁言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桑哥相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爲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此二人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至是樂實又與保八言其事帝命與塔思不花集議保八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所爲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以乞台普濟脫虎脫爲丞相三寶奴樂實爲平章保八爲右丞王巖爲參知政事帝並從之塔思不花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

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奴言尚書省旣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於事旣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敕仍改各行中書省爲行尚書省以尚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

置太子右衛率府

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愧曰實慮

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一日約方啓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入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九月頒行至大銀鈔

帝從樂實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及常平倉以權物價毋令沸騰元之鈔法至是凡三變云

帝還大都○始鑄錢

元行鈔法雖皆以錢爲文而廢錢弗鑄至是始詔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復行內降旨

尚書省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儻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從之。

冬十月以皇太子兼尚書令

初帝從乞台普濟等言。由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散官委之中書。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敕皆歸中書。以臣為中書令。故也。自今敕牒宜令尚書省給降。宜命仍委中書從之。

質江南富民子為軍

樂實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餘皆無與。富室有占編民奴役之者。動輒百千。

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乞令有司收糧五萬石以上者。石輸二升於官。仍質一子而軍之。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御士。半留于彼。以備凶年。富國安民。無善於此。詔如其言。行。

十一月八百媳婦諸蠻亂

八百媳婦及大小徹里諸蠻作亂。詔遣雲南右丞算只兒威往招諭之。比至為賊所賂。復肆攻掠。遂以敗還。

以阿散為尚書左丞相行中書平章政事

尋出商議遠
陽行省事

十二月帝親饗太廟

庚戌三年春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為平章政事同

知樞密院事

初孟既逃去有譖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內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得于

許昌陘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立皇后弘吉刺氏○二月寧王闊闊出謀反流

于高麗

闊闊出與秃刺子阿刺納失里謀為不軌事覺下闊闊出獄竄阿刺納失里於漠北磔西僧鐵里等二十四人于市遂欲誅闊闊出平章政事鐵哥獨辯其誣詔釋之流于高麗

以樂實為尚書左丞相○三月賜諸王察八兒

幣帛

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戶絲為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察八兒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命省臣備述其故以與之使彼知所愧

帝如上都○夏五月詔尚書省右丞相脫虎脫

左丞相三寶奴總百司庶務

尋加脫虎脫太師爵義國公三寶奴爵楚國公

荆襄大水山崩

襄陽峽州路荆門州壞官民廨舍二萬一千八百餘間死者三千四百餘人

秋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詔減宮人膳

尚書省言宣徽院廩給日增儲待雖廣亦不能給帝曰比見後宮飲膳與朕無異其覈實減之

詔大司農修明勸農之令○十一月始以太祖

配享南郊

先是三寶奴等言奉詔舉行郊祀典禮臣等議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至祀天圜丘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尊太祖皇帝配享。來歲夏至祀方丘。尊世祖皇帝配享。至是有事南郊。以太祖配享。

殺大都留守鄭阿兒思蘭

阿兒思蘭襲父職為武衛都指揮使。尚書省構其與兄榮祖等十七人圖為不軌。置獄鞫之。並棄市。籍其家中外寃之。

城中都

辛亥 四年春正月帝崩

廟號武宗。國語稱曰曲律皇帝。史臣曰帝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濫。賜賚

太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更變云。

皇太子罷尚書省。誅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

王罷流。忙哥鐵木兒于海南。

皇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朶兒只諫曰。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脫虎脫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孛羅鐵木兒。闊里吉思。烏馬兒等。姦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為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從之。尋復以行尚書省為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中書。

罷城中都

皇太子以司徒蕭珍城中都徼功毒民遂追奪其符印令百司禁錮之凡中都所括民田悉還之民

蕃成化
本作古

以鐵木迭兒為右丞相完澤李孟並平章政事

○召先朝舊臣程鵬飛等十五人

召先朝諳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張驢陳天祥尚文劉正郝天挺董士珍蕭軒劉敏中王思廉韓從益趙君信程文海十五人詣闕同議庶政天祥等五人不至謙至首

陳九事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賢路重名爵節財用興學較定律令舉切時弊

二月罷康里脫脫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脫脫下車進父老問民間利病咸謂杭城舊有便河通江濟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脫脫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也俄有詔禁作土功脫脫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焉不一月河成

三月皇太子即位大赦

皇太后欲用陰陽家言令太子即位隆福宮御史中丞張珪言當御大明殿帝悟移仗大

明殿既即位親解所御衣及只孫衣二十襲金帶三賜之

詔百司遞陞品秩者復舊制

詔武宗時百司遞陞品秩者悉從至元舊制既又諭省臣曰卿等哀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老臣明法律者斟酌重輕折中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之則抵罪者庶無冤抑

寧夏地裂○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

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罇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初帝在東宮邦

寧知三寶奴等畏帝英明乘間言于武宗曰陛下富于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為集賢院大學士尋卒

夏四月罷行至大銀鈔銅錢

帝以至大銀鈔輕重失宜至大大元銅錢新舊恣用行之未久為弊滋甚詔並罷之楊朶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

耶言雖不用
時論是之

五月遣兵擊八百媳婦

陝西侍御史趙世延諫曰蠻夷事在羈縻先朝用兵不已致亾失軍旅誅戮省臣今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勿用也不聽

秋閏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

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為已任見當時賜予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僭擬無章每勸帝言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為治帝在懷州深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刻

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為保護如此真長者之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

增國子生為三百人

初帝命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材所自出卿宜數課諸生勉其德業至是又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為式既而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四 元武宗至大四年 續編

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給果材而賢，雖白身亦任用之。

九月還陳益稷舊賜田

益稷言自世祖朝來歸，妻子皆為其國人所害。朝廷因遥授王爵，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贍。今臣年幾七十，而有司拘所授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曰：益稷來歸，宜厚賜以懷遠人。其進勛爵，授田如故。

冬十一月罷營繕

帝初諭太府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雖一繒之微，非朕命毋輒與人。至是李孟言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餘，安能周給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罷諸營繕。時都水監傳旨給驛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祚，詔天下凡非宣索，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遂命止之。

復以阿散為平章政事 ○十二月詔停內降旨

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犯者徑連其人治之。至是省臣復

漢成化
本作受

漢成化
本作速

言祖宗立選法。憑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躡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偽。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此為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四

命提舉與入至吳

